

儿时的夏天

□单风

汪曾祺先生写夏天，劈头一句，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率性自然。凉爽的夏夜也舒服。夏夜，将床搬到院子中，露天而眠，银汉横亘，星斗璀璨，能看到北斗七星、牛郎织女。青蛙呱呱叫着，蝉鸣停一阵，响一阵，蟋蟀和油葫芦也在墙角、草丛、砖缝里振翅而歌。我很喜欢它们的声音，清幽，有古意。凉风习习，虫鸣渐歇，困意上来，蒲扇从手中滑落，“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蚊香明灭不定，人已昏昏睡去。夏夜短促，感觉还没睡饱，天色已泛青了。

晨光熹微中，大人下地劳作。玉米地锄草，豆地里勾种豆苗，棉花地里打杈子。人侍弄庄稼，庄稼也迎合人意似的长势健旺，生意盎然。直起腰来歇息的间隙，只觉天地广阔，满眼绿色。晨风拂面，田地地头高大的杨树哗啦啦地响，一种静谧的喜悦从心底油然而生。站在地里，人好像也成了庄稼。日头上来，暑热起了，人们三三两两结束劳作，回家路上，拐到菜地里摘一些黄瓜、番茄、辣椒、豆角回来，洗漱，做饭。

孩子们起床了，知道大人下地去了，先把馍留上，烧米茶或稀饭。稀饭即为面糊稀饭，搅面糊时若水放的少，则做成了面疙瘩茶，面疙瘩入口清爽，放凉以后口感更好。大人带着新采摘的蔬菜回来，或拌个黄瓜，或炒个青椒炒蛋，佐以酱豆、腌辣椒、咸鸭蛋，简简单单一顿夏日早饭便完成了。

夏季丰美，瓜果蔬菜受用不尽。腌辣

椒，晒干豆角，做酱黄瓜。时令小菜佐粥最相宜。家乡人做粥并无拘束，春夏用鲜蚕豆、玉米粒、老南瓜，秋冬用胡萝卜、红枣、芋头。老南瓜去皮切块，与米混煮，结实实实的一碗，入口即化，软糯香甜。吾乡有一种南瓜，不知具体品种，头椭圆尾细长，状弯钩，其嫩时青绿可爱，能掐出水来，切丝清炒，简简单单，带着世俗的喜悦，我和弟自小爱吃。旧年有一回，我和弟周末返校，行前与祖母道别，祖母听了忙挽留道：“等一会，等一会，我刚从地里摘了个南瓜回来，嫩得很，我马上炒，你们吃完再走。”我们怕耽误了晚课，又不想祖母劳烦，仍嚷嚷要走，祖母已经拿着南瓜进厨房了，嘴里犹自说道：“不碍的，不碍的，炒个南瓜能要多久，你们在学校那么些天，哪里吃得着呢。”其时暑热尤盛，夕阳明晃晃照进灶间，祖母切菜生火，细密的汗珠布满额头。等到菜端上来，我和弟急急吃上两口，发现盐太重了。想是祖母着急，手上失了准头。斗转星移，时移世易，如今想吃一盘祖母炒咸了的南瓜丝，已再无可能。

午后，大人午睡去了，孩子们精神十足，一个个拿着自制的工具去林子里捉蝉。蝉的叫法繁多，各地不同，按体型可大致分为三种。大的色黑，叫声洪亮，翅膀边缘为金红色，蜕变前，家乡人叫它“蛤蟆猴”，蜕变后则叫“老蛤蟆”。还有一种体型最小，翅膀为黄褐色的蝉，叫起来吱吱个没完，是螳螂，家乡人叫做“小蛤蟆”。《庄子·逍遥游》里写：“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即指此物。蜕变后的蝉在古诗中作餐风饮露的高洁形象，孩子们不懂那么多，以为它们是吸食树汁的害虫，穿梭于林间，乐此不疲。捉蝉回来，放在蜂窝煤上烤炙，虽也焦香，到底是孩子们一时的消遣。但炸蛤蟆猴却是一道可以上饭桌的，夏季里难得的美味。说是炸，实则为煎。油热，倒入洗净的蛤蟆猴，小火慢煎，锅铲轻轻按压，撒薄盐，颜色黄亮亮的，入口咸香脆，下酒可多喝二两。前两年夏天，托人从家里寄来一斤，煎出来味道不似旧时，应是冷藏太久之故。

说到下酒菜，夏季家乡的餐桌上亦常见五香蚕蛹。很奇怪，淮北平原并没有种桑养蚕的传统，蚕蛹却被多数人接受。苏州本地烧烤店里多见烤蚂蚱，在朋友的怂恿下吃过一次，口感香酥却嚼了满嘴渣子，不爱吃。连云港地区有一道菜名为灌云豆丹，味道鲜美，其主食材为大豆虫，颜色黄绿，肉嘟嘟的，恐不被外地人接受。这些夏虫是可以入菜的，朝生暮死的蜉蝣和不知春秋的螳螂则入了诗，还有些夏虫的声音很好听，如蟋蟀和蝈蝈。

傍晚，地雷花开了，空气中萦绕着淡淡的香气，一天的炎热渐渐消退，家人围坐院中，分食西瓜。有一种叫黑美人的瓜，皮墨绿色如深潭水，椭圆，大者如冬瓜，籽少，肉脆，吃起来如饮冰嚼雪，咔嚓有声。旧年乡村百姓多拮据，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依然流行。夏季里，孩子们最期盼听到的声音就是换瓜人的吆喝声。十天半个月，总会有人拉了一车西瓜停在村口，乡邻们见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回家里灌了粮食去换瓜。大人们背着鼓鼓囊囊的一口袋西瓜回来，孩子们看见了欢喜雀跃。西瓜圆滚滚的，混着南瓜、北瓜、茄子、新蒜随意地堆放一起。成年以后，离家日久，买瓜习惯挑小的，饶是如此，往往还会浪费半个。西瓜还是人多分食的好。

晚上喝番茄面叶子汤，面叶子和饺子皮做法相同，皮擀得略薄，切菱形。油热爆葱花，下番茄块炒至出汤，加水煮沸，三三两两地下入面叶子，勺背轻推避免粘锅，倒入蛋液，加盐、味精、生油、香醋、胡椒粉少许，房前屋后掐一把野苋菜，锅开后丢进去，滴香油数滴，即可出锅。酸溜溜，滑爽爽，最是开胃。吸溜吸溜吃得满头大汗，毛孔舒张，通体舒泰。

月亮上来了，星星出来了，十四寸黑白电视机里每天两集的电视剧放完了，孩子们在大人的催促下意犹未尽地去洗澡。晒了一天的水温温热热的，洗完澡，晚风凉凉的，铺着竹席的木板床又架到了院子里。要不要种一株葡萄，在院子里搭一个葡萄架，会不会影响采光，地上会不会落满鸟屎，葡萄什么时候能爬满架呢？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渐渐万籁俱寂，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旧年时光里，一个普通平淡的夏日就这么结束了。

日子过得快，一晃已过了立秋，虽然还要热一段时间，但节气上的夏天已过去了。也许多年以后，我也会像怀念童年的夏天一样想起此时此刻的夏天。

鹊桥仙·叹七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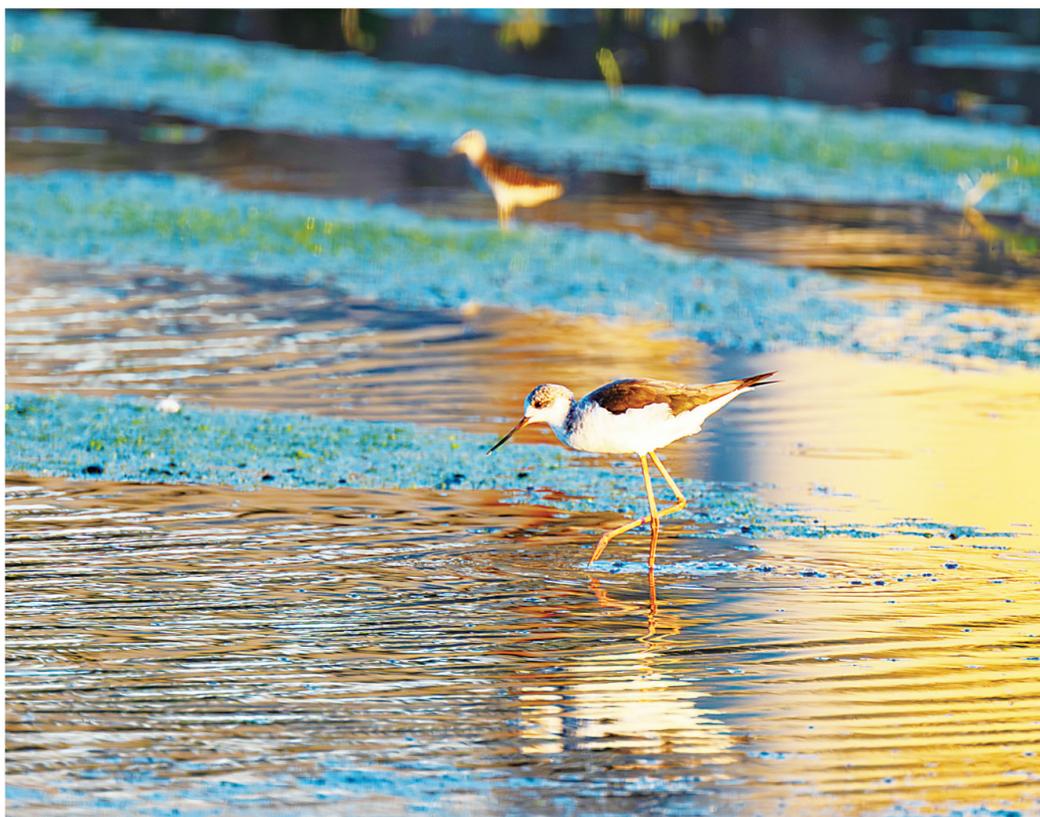
□胡俊

牵心银汉，素娥羞答，窃望佳期机会。牛郎织女鹊桥牵，怨时短，别离潜泪。
情丝万缕，难违天意，相爱无缘心碎。传奇千古凄悲，谁还美，仙人婚配。

七绝·夜饭花

□唐开生

幽芳暗度晚风轻，
香染疏篱荧影明。
不羨繁花争艳色，
素心自守月华盈。



金波鹬影 □陆萋 摄(光影太仑供图)

跨越十年的热血

——我的九三阅兵记忆与期待

□顾依左

十年前的2015年，我陆续从各类媒体与视频中，看到九三阅兵前夕的相关介绍，受阅官兵一丝不苟、近乎魔鬼般的训练画面，大汗淋漓仍雕塑般的站立形象，极具感染力，令我内心振奋不已。于是，9月3日上午，我满怀期待地守在家中，全程观看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的电视直播。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震撼至极！

2015年那场盛大的阅兵，共有50个方(梯)队接受检阅。在整齐划一、军纪严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引领下，10个英模部队方队昂首阔步、精神抖擞地依次走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对人民军队的敬意与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抗战老同志们乘车方队映入眼帘，尤其是看到不少老同志向着检阅人群庄重行礼、挥手致意时，我潸然泪下了……

彼时，整齐的方队、先进的装备以磅礴气势经过天安门广场，每一幕都深深激荡着中华儿女的热血。那是对艰苦卓绝抗战岁月的铭记，是对先辈英烈的深切缅怀，更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

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堪称一次极

为成功的战略展示。它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更向全世界传递出中国维护和平的坚定意志。当年，我国邀请了17个国家的军队组团前来参加，让全球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向和平致以崇高敬意！

每每回想起十年前那些激动人心的阅兵场景，我总会莫名的热血沸腾。彼情彼景，就像发生在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十年匆匆过。

今年6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2025年9月3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自那以后，我便时刻关注着阅兵的相关信息。

九三阅兵，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亮剑”！2012年，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

战略，小动作不断，蓄意挑动钓鱼岛局势，甚至公然将军舰开进南海，战机也隔三差五地贴脸侦察，频繁挑衅，使得整个东亚火药味十足。在此背景下，中国果断举行这场阅兵，向全世界作出有力回应。随着航母杀手——东风-21D导弹等一系列大国重器的亮相，中国周边的局势安宁了许多，也为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

欲得和平，必先备战！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此后每年的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今年的九三大阅兵，显然有着特殊的考量。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九三阅兵正是通过展示强大的军事实力，让潜在对手知难而退，从而避免真正的冲突爆发，实现战略威慑。这是战略威慑的至高境界，也是保家卫国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九三阅兵绝非炫耀武力，而是向全世界表明立场，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警醒：今日的和平，并非从天而降，更不是他人的施舍恩赐，而是无数中国人浴血奋战换来的。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才赢得了世界

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重大胜利。

据悉，此次九三阅兵，一批抗战老兵将受邀到现场观礼。如今健在的这些抗战老兵，大多年近或已过百岁。对他们而言，这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亲眼见证祖国的大阅兵仪式。这些老兵以及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这片土地，如今人民生活日益富足，国家愈发强大。他们能够见证人民军队的威武雄壮、所向披靡，意义非凡！

由于一直持续关注，我了解到，今年的阅兵不仅会有传统的陆海空三军装备展示，更会有大量高科技武器精彩亮相，以及四大新质作战力量的首次公开秀。

2025年9月3日的大阅兵，是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深情纪念，更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生动彰显，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军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所肩负的责任与担当。

随着九三阅兵日益临近，我坚信，全国人民都在盼望，期待目睹精锐的中国军人展现出崭新风貌，见证更多代表前沿科技与超强战力的武器装备惊艳登场。这既是对80年前抗战先辈的庄严致敬，更是对中国过去十年奋进成就的直观呈现。让我们翘首以盼……

我的篾匠爷爷

□韩晓玲

我的爷爷是个木匠，家里有一间堂屋是他的工具间。记忆深处，那里有各种尺寸和造型的推刨，以及它们刨木头后留下的刨花所散发的清新气味。

他的名字叫进贤，其实从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不是我的嫡亲爷爷。他原本姓陈，是后来“进”到韩家的一个“贤”能的人。但小时候，我常常因为谐音，误以为他的名字叫并盐。他待我很好，我也喜欢跟他待在一起。他做过什么家具我记不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会用竹子做各种容器——竹筐、箩筐、簸箕……四邻八乡的人时常来请他定做容器。他从来不会拒绝，总是按照人家要求的尺寸和造型，一丝不苟地完成。其实他更像一个篾匠，但他到底学过这活儿没有，不得而知。

首先，他去竹园里挑选两根粗壮笔直的哺鸡竹子，去掉杈杈后拖进堂屋。第一步是用一把弯的竹刀给竹子刮节，去除竹子表面的竹节。表面光滑以后，第二步就是开竹节，将竹子对半均匀破开。破开后再去除竹子内部的竹节。这一步也被称为去节。再将半片竹子均分，一根竹子均匀分成十几根篾条。然而，这样的篾条无法使用，还需要对篾条进行细加工。只见爷爷将一根长长的篾条拿到胸前，用竹刀刮开竹皮和竹芯，右手保持不动，轻巧用力，左手慢慢推送，一根篾条又分成浅黄色的和带青皮的两根篾条，这一步被称为分青黄。接下来要修边，修整篾条边缘。修完以后，篾条上刺人的竹节就少了。然而此时的篾条依然太厚，不利于操作，还需要再次剖薄篾条。最后打磨，刮平篾条表面，此时的竹子已是柔韧细长的篾条了。

这样的备货可能需要耗费爷爷一整天的时间。他干活很慢很慢，慢到每个动作都在耽误时间，但爷爷的活儿很细很细，细到每个成品都像艺术品。我是没有耐心全程观看，但最后一步打磨，我肯定不会错过——打磨出来的竹刨花青青白白的，卷卷的，捡起来贴在下巴上，嘴里发出叽里咕嘟的自创语言，装卷胡子洋人逗爷爷笑。有时放在头上，假装洋娃娃的头发，围着堂屋跑来跑去。处理好的篾条，他是不许我碰的，生怕我稚嫩的小手戳到障(南方方言，指篾条上可能扎手的小刺)。但他却连手套也不戴，似乎这粗壮有力的手根本不会受伤一样，但细看还是有不少裂纹。

隔上几天，乡邻就能来带走一个尺寸满意的箩筐或者大小趁手的篮子。

再后来，出现了一种宽度两公分左右的白色塑料包装带，爷爷就用它来编箩筐，那种可以挂在自行车后座一侧装东西的箩筐。这样就大大省去了破竹备篾条的时间，但它不如竹篾器耐用，有时会见到乡邻拿着破了一个洞的箩筐来请爷爷补。补毕竟比编要快许多，但爷爷依旧保持他的风格，慢条斯里地沉浸在他的世界里。邻人了解他的心性，也不催促，就慢慢等着。

有一天，他自行车的前杠上出现了一个用塑料包装带编的小椅子。我满是惊喜，他的脸上洋溢着得意。马上试试。他单手把我抱上小椅子，开始骑行。他的双臂抓着车把手，把我环抱住。我顿感脸上呼呼生风，眼前的道路不断晃动，吓得我连说“太快了太快了”。爷爷没办法，劝我目视前方，看得更远一点，但我还是被吓得直吵闹，爷爷只好下来慢慢推行，我才安静下来。

如今，我驾驶着汽车可以开到一百码开外，但想起小时候坐在爷爷的自行车上，看着前面道路不断晃动的恐惧感还是记忆犹新，无法解释。每次坐他自行车，他都必须慢慢推着往前，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自然会延迟许多，而我却可以轻松愉快地慢慢观赏一路春夏秋冬不同的风景。

在这样一个看视频都要用1.5倍速甚至2倍速的快节奏时代，爷爷的慢工出细活，让我更加怀念。

水中的生死困斗

□顾孝渔

夏日炎炎，我又站在沙溪镇北道院前边的十方桥上，手扶着栏杆，望着桥下河水东流而去，思绪万千。桥下这条小河，曾是我两个小学同伴的生死之地。

1953年即将放暑假那天下午，我和汪瑞兴、孙明华偷偷溜出校门，在灼热的街道上向北直奔这条位于北道院前的小河里游泳。汪瑞兴和孙明华都是沙溪人，对这里很熟悉。河上只有两根小石条，他俩脱下衣裤往河里跳，真如久旱的鸭子见到了大水塘！我站在桥边，还没脱下汗衫裤，回头一看，他俩已在水里翻滚着，水花飞溅，他俩一上一下互压着对方，脸色苍白。糟了！我大喊一声，原来他们根本不会游泳！我立在原地愣了一下，该怎么办？班主任胡老师前天还教训过我们：你们千万不要偷偷去河里游泳啊！我该怎么办？逃之夭夭吗？瞬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救他们。说时迟那时快，我从桥上直接跳入水中，奋力游上前，先用力把慌乱中的孙明华拖开，顺势把他推向小河北岸，叫他紧紧抓住一棵杨柳树的枝条不放手。他上气不接下气朝我直点头。回过回头来，我一个猛子冲到汪瑞兴身边，他一见我就死死地用双臂抱住我，我俩瞬间淹没在水涡中。汪瑞兴长得很高，力气很大，但此刻我并不慌张，相信自己的水性，因为我从小就在长江边搏浪戏水。我用右拳猛击他的胸膛，他突然放开双手，我趁机深吸一口气，一个鹞子翻身潜到了他的身下，用我的头和肩把他往北岸推。站在岸边的孙明华急忙伸手将他拉上岸。这是一场三个孩子的生死相救仅仅只有两三分钟。当时我们只是13岁的孩子，对什么救死扶伤精神浑然不知，只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把救人当做了本能。

当我们三个爬上北岸，瘫坐在一根石条上时，都身心疲惫。他俩身体微微发抖，半个时辰没说一句话，双眼盯着哗哗东去的流水发呆。经历了这次生死困斗后，我们三人清醒了许多，要听老师的话，不能撒野不知天高地厚呀！当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才手拉着手，默默走在回家的路上。

时光匆匆，当我们再次相见时，已是1978年的春天了，那时候我在母校沙溪中学工作，孙明华是一家机械厂的技术科长，汪瑞兴是苏州有名的体育教师。我们三人相约在沙溪老街的一家酒店相聚，激动的泪水湿润了双眼。汪瑞兴笑着告诉我，自从那次在河里偷学游泳后，他看到河水就害怕，游泳是在读大学时去游泳馆里才学会的！可见那次经历给我们年少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创伤。时过境迁，我们都老了，退休了，但这70多年的真情厚义永远留在我们心底。